

27 作品集

金庸

俠客行

下

金庸作品集

27

# 俠客行

下

廣州出版社  
花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侠客行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7-80655-338-X

I. 侠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195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1-179 号

**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  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**

## 敬告读者

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本等非法行为, 保护读者的正当权益, 我社为本书引进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全部作品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都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询产品真伪。

1. 请拨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,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 # 键结束。
2. 使用全球通手机请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往 18183150 即可。
3. 网上查询 [www.macs.com.cn](http://www.macs.com.cn)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 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門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 或与广州出版社联系。

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

邮编: 510121

电话: 020-22377209、83780169 (白天) 13570022400 (全天)

传真: 020-83780167

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, 将获得广州出版社的重奖。谢谢读者对广州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。

## 《金庸作品集》广州版新序

我的小说出了许多版本。正式授权的版本在香港是明河版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明河版的简体字版，台湾先后是远景版和远流版，中国内地是天津的百花文艺版，三联书店版。（北京的文化艺术社本来曾正式授权，但因转授权第三者的纠纷而引起诉讼）百花版早已结束，三联书店与文艺社的授权也都已于2001年年底终止，不再续约，从2002年开始，授权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。

这次的广州新版，改正了不少错字、漏字。现在我正在进行第三次的重新校订，主要是接受了读者们的指正。有几段长的改写，是吸收了评论者以及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。修订后的版本，也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。

所以授权广州社出版，因为广州与香港相距很近，业务上容易联系，广州出版社给予很多合作与优惠，对于书籍质量的保证，盗印的取缔，版权的保护等作了许多令作者十分满意的努力，使我们对合作的前途怀有良好的展望。欢迎读者们继续赐予批评指教，可请由广州出版社转交。

金庸

二〇〇一·十一·十三

## 第十五回 真假帮主

石破天和丁珰远远跟在关东群豪之后，驰出十余里，便见前面黑压压的好大一片松林。只听得范一飞朗声道：“是哪一路好朋友相邀？关东万马庄、快刀门、青龙门、鹤笔门拜山来啦。”丁珰道：“咱们躲在草丛里瞧瞧，且看是不是爷爷。”两人纵身下马，弯腰走近，伏在一块大石之后。

范一飞等听到马蹄之声，早知二人跟着来，也不过去招呼，只是凝目瞧着松林。四个掌门人站在前面，十余名弟子隔着丈许，排成一列，站在四人之后。松林中静悄悄的没半点声息。下弦月不甚明亮，映着满野松林，照得人面皆青。

过了良久，忽听得林中一声唿哨，左侧和右侧各有一行黑衣汉子奔出。每一行都有五六十人，百余人远远绕到关东群豪之后，兜将转来，将群豪和石、丁两人都围住了，站定身子，手按兵刃，一声不出。跟着松林中又出来十名黑衣汉子，一字排开。石破天轻噫一声，这十人竟是长乐帮内各堂的正副香主，米横野、陈冲之、展飞等一齐到了。这十人一站定，林中缓步走出一人，正是“着手成春”贝海石。他咳嗽了几声，说道：“关东四大门派掌门人枉顾，敝帮兄弟……咳咳……深感荣幸，特来远迎。咳……只是各位大驾未能早日光临，叫敝帮合帮上下，等得十分心焦。”

范一飞听得他说话之间咳嗽连声，便知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贝海石，心想原来对方正是自己此番前来找寻的正主儿，虽见长乐帮声势浩大，反放下了心事，寻思：“既是长乐帮，那么生死荣辱，凭

此一战，倒免了跟毫不相干的丁不四等人纠缠不清。”一想到丁不四，忍不住打个寒战，便抱拳道：“原来是贝先生远道来迎，何以克当？在下鹤笔门范一飞。”跟着给吕正平、凤良、高三娘子等三人引见了。

石破天见他们客客气气地厮见，心道：“他们不是来打架的。”低声道：“是自己人，咱们出去相见吧。”丁珰拉住他手臂，在他耳边道：“且慢，等一等再说。”

只听范一飞道：“我们约定来贵帮拜山，不料途中遇到一些耽搁，是以来得迟了，还请贝先生和众位香主海涵。”贝海石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不过敝帮石帮主恭候多日，不见大驾光临，只道各位已将约会之事作罢。石帮主另有要事，便没再等下去了。”

范一飞一怔，说道：“不知石英雄到了何处？不瞒贝先生说，我们万里迢迢地来到中原，便是盼望有幸会见贵帮的石英雄。如果会不到石英雄，那……那……未免令我们好生失望了。”贝海石按住嘴咳嗽了几声，却不作答。

范一飞又道：“我们携得一些关东土产、几张貂皮、几斤人参，奉赠石英雄、贝先生和众位香主。微礼不成敬意，不过是千里送鹅毛的意思罢了，请各位笑纳。”左手摆了摆，便有三名弟子走到马旁，从马上解下三个包裹，躬身送到贝海石面前。

贝海石笑道：“这……这实在太客气了。承各位赐以厚礼，当真……咳咳……当真是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，多谢，多谢！”米横野等将三个包裹接了过去。

范一飞从自己背上解下一个小小包裹，双手托了，走上三步，朗声道：“贵帮司徒帮主昔年在关东之时，和在下以及这三位朋友甚是交好，蒙司徒帮主不弃，跟我们可说是有过命的交情。这里是一只成形的人参，有几百年了，服之延年益寿，算得是十分稀有之物，是送给司徒大哥的。”他双手托着包裹，望定了贝海石，却不将包裹递过去。

石破天好生奇怪：“怎么另外还有一个司徒帮主？”

只听贝海石咳了几声，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敝帮前帮主司徒大哥，咳咳……前几年遇上了一件不快意之事，心灰意懒，不愿再理帮务，因此上将帮中大事交给了石帮主。司徒大哥……他老人家……咳咳……入山隐居，久已不闻消息，帮中老兄弟们都牵记得紧。各位这份厚礼，要交到他老人家手上，倒不大容易了。”

范一飞道：“不知司徒大哥在何处隐居？又不知为了何事退隐？”辞意渐严，已隐隐有质问之意。

贝海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不过是司徒帮主的下属，于他老人家的私事，所知实在不多。范兄等几位既是司徒帮主的知交，在下正好请教，何以正当长乐帮好生兴旺之际，司徒帮主突然将这副重担交托给了石帮主？”这一来反客为主，登时将范一飞的咄咄言辞顶了回去，反令他好生难答。范一飞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我们怎么知道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当司徒帮主交卸重任之时，众兄弟对石帮主的人品武功，可说一无所知，见他年纪甚轻，武林中又没多少名望，由他来率领群雄，老实说大伙儿心中都有点儿不服。可是石帮主接任之后，便为本帮立了几件大功，于本帮名声大有好处。果然司徒帮主慧眼识英雄，他老人家不但武功高人一等，见识亦是非凡，咳咳……若非如此，他又怎会和众位辽东英雄论交？嘿嘿！”言下之意自是说，倘若你们认为司徒帮主眼光不对，那么你们自己也不是什么好角色了。

吕正平突然插口道：“贝大夫，我们在关东得到的信息，却非如此，因此上一齐来到中原，要查个明白。”

贝海石淡淡地道：“万里之外以讹传讹，也是有的。却不知列位听到了什么谣言？”

吕正平道：“真相尚未大白之前，这到底是否谣言，那也还难说。我们听一位好朋友说道，司徒大哥是……是……”眼中精光突然大盛，朗声道：“……是遭长乐帮的奸人所害，死得不明不白。这帮主之位，却落在一个贪淫好色、凶横残暴的少年浪子手里。这位

朋友言之凿凿，听来似乎不是虚语。我们记着司徒大哥昔年的好处，虽自知武功名望，实在不配来过问贵帮的大事，但为友心热，未免……未免冒昧了。”

贝海石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吕兄言之有理，这未免冒昧了。”

吕正平脸上一热，心道：“人道‘着手成春’贝海石精明了得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大声说道：“贵帮愿奉何人为主，局外人何得过问？我们这些关东武林同道，只想请问贵帮，司徒大哥眼下是死是活？他不任贵帮帮主，到底是心所甘愿，还是为人所迫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姓贝的虽不成器，在江湖上也不算薄有浮名，说过了的话，岂有改口的？阁下要是咬定贝某撒谎，贝某也只有撒谎到底了。嘿嘿，列位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来历之人，热心为朋友，本来令人好生钦佩，但这一件事，却是欠通啊，欠通！”

高三娘子向来只受人戴高帽，拍马屁，给贝海石如此奚落，不禁大怒，厉声说道：“害死司徒大哥的，只怕你姓贝的便是主谋。我们来到中原，是给司徒大哥报仇来着，早就没想活着回去。你男子汉大丈夫，既有胆子做下事来，就该有胆子承担，你给我爽爽快快地说一句，司徒大哥到底是死是活？”

贝海石懒洋洋地道：“姓贝的生了这许多年病，闹得死不死，活不活的，早就觉得活着也没多大味道。高三娘子要杀，不妨便请动手。”

高三娘子怒道：“还亏你是个武林名宿，却来给老娘耍这惫懒劲儿。你不肯说，好，你去将那姓石的小子叫出来，老娘当面问他。”她想贝海石老奸巨猾，斗嘴斗他不过，动武也怕寡不敌众，那石帮主是个后生小子，纵然不肯吐实，从他神色之间，总也可看到些端倪。

站在贝海石身旁的陈冲之忽然笑道：“不瞒高三娘子说，我们石帮主喜欢女娘们，那是不错，但他只爱见年轻貌美、温柔斯文的小姐儿，要他来见高三娘子，这个……嘿嘿……只怕他……嘿嘿……”这几句话语气轻薄，言下之意，自是讥嘲高三娘子老丑泼辣，



石帮主全不见她一见的胃口。

丁瑯在暗中偷笑，低声道：“其实高姐姐相貌也很好看啊，你又看上了她，是不是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又来胡说八道！小心她放飞刀射你！”丁瑯笑道：“她放飞刀射我，你帮哪一个？”石破天还没回答，高三娘子大怒之下，果然放出了三柄飞刀，银光急闪，向陈冲之射去。

陈冲之一躲开，笑道：“你看中我有什么用？”口中还在不干不净地大肆轻薄。

范一飞叫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但高三娘子怒气一发，便不可收拾，飞刀接连发出，越放越快。陈冲之避开了六把，第七把竟没能避开，噗的一声，正中右腿，登时屈腿跪倒。高三娘子冷笑道：“下跪求饶么？”陈冲之大怒，拔刀扑了上来。风良挥软鞭挡开。

眼见便是一场群殴之局，石破天突然叫道：“不可打架，不可打架！你们要见我，不是已经见到了么？”说着携了丁瑯之手，从大石后蹿了出来，几个起落，已站在人丛之中。

陈冲之和风良各自向后跃开。长乐帮中群豪欢声雷动，一齐躬身说道：“参见帮主！”

范一飞等都大吃一惊，眼见长乐帮众人的神气绝非作伪，转念又想：“恩公自称姓石，年纪甚轻，武功极高，他是长乐帮的帮主，本来毫不稀奇，只怪我们事先没想到。他自称石中玉，我们却听说长乐帮帮主叫什么石破天。嗯，石中玉，字破天，那也寻常得很啊。”

高三娘子歉然道：“石……石恩公，原来你……你便是长乐帮的帮主，我们可当真鲁莽得紧。早知如此，那还有什么信不过的？”

石破天微微一笑，向贝海石道：“贝先生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大家，这几位是我朋友，大家别伤和气。”

贝海石见到石破天，不胜之喜，他和关东群豪原无嫌隙，略略躬身，说道：“帮主亲来主持大局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，一切仗帮主做主。”

高三娘子道：“我们误听人言，只道司徒大哥为人所害，因此上和贵帮订下约会，哪里知道新帮主竟然便是石恩公。石恩公义薄

云天，自不会对司徒大哥做下什么亏心事，定是司徒大哥见石恩公武功比他高强，年少有为，因此上退位让贤，却不知司徒大哥可好？”

石破天不知如何回答，转头向贝海石道：“这位司徒……司徒大哥……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前帮主眼下隐居深山，什么客人都不见，否则各位如此热心，万里赶来，本该是和他会会的。”

吕正平道：“在下适才出言无状，得罪了贝先生，真是该死之极，这里谢过。”说着深深一揖，又道：“但司徒大哥和我们交情非同寻常，当年在辽东，大家算得上是生死之交，我们此番来到中原，终须见上他一面，万望恩公和贝先生代为求恳。司徒大哥不见外人，我们可不是外人。”说着双目注视石破天。

石破天向贝海石道：“这位司徒前辈，不知住得远不远？范大哥他们走了这许多路来探访他，倘若见不到，岂非好生失望？便我自己，也想见见他老人家。”

贝海石甚感为难，帮主的说话就是命令，不便当众违抗，只得道：“其中的种种干系，一时也说不明白。各位远道来访，长乐帮岂可不稍尽地主之谊？敝帮总舵离此不远，请各位远客驾临敝帮，喝一杯水酒，慢慢再说不迟。”

石破天奇道：“总舵离此不远？”贝海石微现诧异之色，说道：“此处向东北，抄近路到镇江总舵，只七十来里路。”石破天转头向丁珪望去。丁珪格的一笑，伸手捂住了嘴。

范一飞等正要追查司徒帮主“快马”司徒横的下落，不约而同地都道：“来到江南，自须到贵帮总舵拜山。”

当下一行人径向东北进发，当日午前到了镇江长乐帮总舵。帮中自有管事人员对辽东群豪殷勤接待。

石破天和丁珪并肩走进室内。侍剑见帮主回来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但见他带着一个美貌少女，那是见得多了，不由得暗自恼怒：

“身子刚好了些，老毛病又发作了。先前我还道他一场大病之后变了性子，哼，他如变性，当真日头从西方出来呢。”

石破天洗了脸，刚喝得一杯茶，听得贝海石在门外说道：“待剑，请你禀告帮主，贝海石求见。”石破天不等剑来禀，便擎帷走出，说道：“贝先生，我正想请问你，那位司徒帮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请帮主移步。”领着他穿过花园，来到菊畔坛的一座八角亭中，待石破天坐下，这才就坐，道：“帮主生了这场病，隔了这许多日子，以前的事仍然记不得么？”

石破天曾听父母仔细剖析，说道长乐帮群豪要他出任帮主，用心险恶，是要他为长乐帮挡灾，送他一条小命，以解除全帮人众的危难。但贝海石一直对他恭谨有礼，自己在摩天崖上寒热交攻，幸得他相救，其后连日发病，他又曾用心诊治，虽说出于自私，但自己这条命总是他救的，此刻如果直言质询，未免令他脸上难堪，再说，从前之事确是全然不知，也须问个明白，便道：“正是，请贝先生从头至尾，详述一遍。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前帮主名叫司徒横，有个外号叫‘快马’，以前是在辽东长白山下的，是帮主的师叔，帮主这总记得吧？”石破天奇道：“是我师叔，我……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？那是什么门派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帮主向来不说他的师承来历，我们属下也不便多问。三年以前，帮主奉了师父之命……”石破天问道：“奉了师父之命，我师父是谁？”贝海石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帮主这场病当真不轻，竟连师父也忘记了。帮主的师承，属下却也不知，上次雪山派那白万剑硬说帮主是雪山派弟子，属下也是好生疑惑，瞧帮主的武功家数，似乎不像，雪山派的功夫及不上帮主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师父？我只拜过金乌派的史婆婆为师，不过那是最近的事。”伸指敲了敲脑袋，只觉自己所记得的往事，与旁人说总是不相符合，好生烦恼，问道：“我奉师父之命，那便如何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帮主奉师父之命，前来投靠司徒帮主，要他提携，

在江湖上创名立万。过不多时，本帮便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那是因商议赏善罚恶、铜牌邀宴之事而起。这一回事，帮主可记得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赏善罚恶的铜牌，我倒知道。当时怎么商议，我脑子里却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了。”贝海石道：“本帮每年一度，例于三月初三全帮大聚，总舵各香主、各地分舵舵主，都来镇江聚会，商讨帮中要务。三年前的大聚之中，有个何香主忽然提到，本帮近年来好生兴旺，再过得三年，邀宴铜牌便将重现江湖，那时本帮势难幸免，如何应对，须得先行有个打算才好，免得事到临头，慌了手脚。”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是啊，赏善罚恶的铜牌一到，帮主若不接牌答允去喝腊八粥，全帮上下都有尽遭杀戮之祸，那是我亲眼见到过的。”贝海石心中一凛，奇道：“帮主亲眼见到过了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其实我真的不是你们帮主，不过这件事我却见到了的，那是飞鱼帮和铁叉会，两帮人众都给杀得干干净净。”心道：“唉！大哥、二哥可也太辣手了。”

飞鱼帮和铁叉会因不接铜牌而惨遭全帮屠歼，早已轰传武林，人人皆知。贝海石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早料到有这一天，因此那位何香主当年提出这件事来，实在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，是不是？可是司徒帮主一听，立时便勃然大怒，说何香主煽动人心，图谋不轨，当即下令将他扣押。大伙儿纷纷求情，司徒帮主嘴上答允，半夜里却悄悄将他杀了，第二日却说何香主畏罪自杀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那为了什么？想必司徒帮主和这位何香主有仇，找个因头将他害死了。”贝海石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真正原因是司徒帮主不愿旁人提及这回事。”

石破天点了点头。他资质本甚聪明，只是从来少见人面，于人情世故才一窍不通，近来与石清夫妇及丁珪相处多日，已颇能揣摩旁人心思，寻思：“司徒帮主情知倘若接了铜牌赴宴，那便是葬身海岛，有去无回；但若不接铜牌，却又要全帮上下弟兄陪着自己一块儿送命。这件事他自己多半早就日思夜想，盘算了好几年，却不愿别人公然提起这难题。”

贝海石续道：“众兄弟自然都知道何香主是他杀的。他杀何香主不打紧，但由此可想而知，当邀宴铜牌到来之时，他一定不接，决不肯慷慨赴难，以换得全帮上下的平安。众兄弟当时各怀心事，默不做声，便在那时，帮主你挺身而出，质问师叔。”

石破天大为奇怪，说道：“是我挺身而出，质问……质问他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是啊！当时帮主你侃侃陈辞，说道：‘师叔，你既为本帮之主，便当深谋远虑，为本帮图个长久打算。善恶二使复出江湖之期，已在不远。何香主提出这件事来，也是为全帮兄弟着想。师叔你逼他自杀，只恐众兄弟不服。’司徒帮主当即变脸喝骂，说道：‘大胆小子，这长乐帮总舵之中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？长乐帮自我手中而创，便算自我手中而毁，也挨不上别人来多嘴多舌。’司徒帮主这几句话，更叫众兄弟心寒。帮主你却说道：‘师叔，你接牌也是死，不接牌也是死，又有什么分别？若不接牌，只不过叫这许多忠肝义胆的好兄弟们都赔上一条性命而已，于你有什么好处？倒不如爽爽快快地慷慨接牌，叫全帮上下，永远记着你的恩德。’”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这番话倒也不错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贝先生，我却没这般好口才，没本事说得这般清楚明白。”贝海石微笑道：“帮主何必过谦？帮主只不过大病之后，脑力未曾全复。日后痊愈，自又辩才无碍，别说本帮无人能及，便是江湖上，又有谁及得上你？”石破天将信将疑，道：“是么？我……我说了这番话后，那又如何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帮主登时脸色发青，拍桌大骂，叫道：‘快……快给我将这没上没下的小子绑了起来！’可是他连喝数声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竟谁也不动。司徒帮主更加气恼，大叫：‘反了，反了！你们都跟这小子勾结了起来，要造我的反是不是？好，你们不动手，我自己来宰了这小子！’”

石破天道：“众兄弟可劝住了他没有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众兄弟心中不服，仍是谁也没有做声。司徒帮主当即拔出刀鞘中的弯刀，纵身离座，便向帮主你砍了过来。你身子

一晃，登时避开。司徒帮主连使杀着，却都给你一一避开，也始终没有还手。你双手空空，司徒帮主的弯刀在武林中也是一绝，在辽东有‘快马神刀’之称，你居然能避得七八招，可说难能可贵。当时米香主便叫了起来：‘帮主，你师侄让你八招不还手，一来尊你是帮主，二来敬你是师叔，你再下杀手，天下人可都要派你的不是了。’司徒帮主怒喝：‘谁叫他不还手了？反正你们都已偏向了他，大伙儿齐心合力将我杀了，奉这小子为帮主，岂不遂了众人的心愿？’

“他口中怒骂，手上丝毫不停，霎时之间，你连遇凶险，眼见要命丧于他弯刀之下。米香主叫道：‘石兄弟，接剑！’将一柄长剑抛过去给你。你伸手抄去，又让了三招，说道：‘师叔，我已让了二十招，你再不住手，我迫不得已，可要得罪了。’司徒帮主目露凶光，挥弯刀向你头顶砍落，当时议事厅上二十余人齐声大呼：‘还手，还手，莫给他害了！’你说道：‘得罪！’这才举剑挡开他的弯刀。

“你二人这一动手，那就斗得十分激烈。斗了一盏茶时分，人人都已瞧出帮主你未出全力，是在让他，但他还是狠命相扑，终于你使了一招犹似‘顺水推舟’那样的招式，剑尖刺中了他右腕，他弯刀落地，你立即收剑，跃开三步。司徒帮主怔怔而立，脸上已全无血色，眼光从众兄弟的脸上一个个横扫过去。这时议事厅上半点声息也无，只有他手腕伤口中的鲜血，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下，发出极轻微的嗒嗒之声。过了好半晌，他惨然说道：‘好，好，好！’大踏步向外走去。厅上四十余人目送他走出，仍是谁也没有出声。

“司徒帮主这么一走，谁都知道他是再也没面目回来了，帮中不可无主，大家就推你继承。当时你慨然说道：‘小子无德无能，本来决计不敢当此重任，只是再过三年，善恶铜牌便将重现江湖，小子暂居此位，那邀宴铜牌若是送到本帮，小子便照接不误，替各位挡去一场灾难便是。’众兄弟一听，齐声欢呼，当即拜倒。不瞒帮主说，你力战司徒帮主，武功之强，众目所睹，大家本已心服，其实即使你武功平平，只要答允为本帮挡灾解难，大家出于私心，也都必

拥你为主。”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因此我几番出外，你们都急得什么似的，唯恐我一去不回。”

贝海石脸上微微一红，说道：“帮主就任之后，诸多措施，大家也无异言，虽说待众兄弟严峻了些，但大家想到帮主大仁大义，甘愿舍生以救众人之命，什么也都不在乎了。”

石破天沉吟道：“贝先生，过去之事，我都记不起了，请你不必隐瞒，我到底做过什么大错事了？”贝海石微笑道：“说是大错，却也未必。帮主方当年少，风流倜傥了些，也不足为病。好在这些女子大都出于自愿，强迫之事，并不算多。长乐帮的声名本来也不如何高明，众兄弟听到消息，也不过置之一笑而已。”

石破天只听得额头涔涔冒汗，贝海石这几句话轻描淡写，但显然这几年来自己的风流罪过定是做下了不少。可是他苦苦思索，除了丁珰一人之外，又和哪些女子有过不清不白的私情勾当，却一个也想不起来；突然之间，心中转过一个念头：“倘若阿绣听到了这番话，只须向我瞧上一眼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

贝海石道：“帮主，属下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，不知是否该说？”石破天忙道：“正要请贝先生教我，请你说得越老实越好。”贝海石道：“咱们长乐帮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，原是势所难免，否则全帮二万多兄弟吃饭穿衣，又从哪里生发得来？咱们本就不是白道上的好汉，也用不着守他们那些仁义道德的臭规矩。只不过帮中自家兄弟们的妻子女儿，依属下之见，帮主还是……还是少理睬她们为妙，免得伤了兄弟间的和气。”

石破天登时满脸通红，羞愧无地，想起那晚展香主来行刺，说自己抢了他的老婆，只怕此事确是有的，那便如何是好？

贝海石又道：“丁不三老先生行为古怪，武功又是极高，帮主和他孙女儿来往，将来遗弃了她，只怕丁老先生不肯干休，帮主虽也不会怕他，但总是多树一个强敌……”石破天插口道：“我怎会遗弃丁姑娘？”贝海石微笑道：“帮主喜欢一个姑娘之时，自是当她心肝

宝贝一般，只是帮主对这些姑娘都没长性。这位丁姑娘嘛，帮主真要跟她相好，也没什么，但拜堂成亲什么的，似乎可以不必了，免得中了丁老儿的圈套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我已经和她拜堂成亲了。”贝海石道：“其时帮主重病未愈，多半是病中迷迷糊糊的受了丁老儿的摆布，那也不能作得准的。”石破天皱起眉头，一时难以回答。

贝海石心想谈到处，已该适可而止，便即扯开话题，说道：“关东四门派声势汹汹地找上门来，一见帮主，登时便软了下来，恩公长、恩公短的，足见帮主威德。帮主武功增长奇速，可喜可贺，但不知是什么缘故？”石破天如何力退丁不四、救了高三娘子等人性命之事，途中关东群豪早已添油加醋地说与长乐帮众人知晓。贝海石万万料不到石破天武功竟会如此高强，当下想套问原由，但石破天自己也莫名其妙，自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贝海石却以为他不肯说，便道：“这些人在武林中也都算是颇有名望的人物，帮主于他们既有大恩，便可乘机笼络，以为本帮之用。他们若是问起司徒前帮主的事，帮主只须说司徒前帮主已经退隐，属下适才所说的经过，却不必告知他们，以免另生枝节，再起争端，于大家都无好处。”石破天点点头道：“贝先生说得是。”

两人又说了一会闲话，贝海石从怀中摸出一张清单，禀告这几个月来各处分舵调换了哪些管事人员，什么山寨送来多少银米，在什么码头收了多少月规。石破天不明所以，只唯唯而应，但听贝海石之言，长乐帮的作为，有些正是父母这几日来所说的伤天害理勾当，许多地方的绿林山寨向长乐帮送来金银财物、粮食牲口，摆明了是坐地分赃；又有什么地方的帮会山寨不听号令，长乐帮便去将之挑了、灭了。他心中觉得不对，却不知如何向贝海石说才是。

当晚总舵大张筵席，宴请关东群豪，石破天、贝海石、丁珪在下首相陪。

酒过三巡，各人说了些客气话。范一飞道：“恩公大才，整理得



长乐帮这般兴旺，司徒大哥想来也必十分欢喜。”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前辈此刻钓鱼种花，什么人都不见，好生清闲舒适。他老人家家中使用，敝帮每个月从丰送去，他要什么我们便送什么。”

范一飞正想再设辞探问，忽见虎猛堂的副香主匆匆走到贝海石身旁，在他耳旁低语了几句。

贝海石笑着点头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转头向石破天笑道：“好叫帮主得知，雪山派群弟子给咱们擒获之后，这几天凌霄城又派来后援，意图救人。哪知偷鸡不着蚀把米，刚才又给咱们抓了两个。”

石破天微微一惊，道：“将雪山派的弟子都拿住了？”贝海石笑道：“上次帮主和白万剑那厮一起离开总舵，众兄弟好生记挂，只怕帮主忠厚待人，着了那厮的道儿……”他当着关东群豪之面，不便直说石破天为白万剑所擒，是以如此的含糊其辞，又道：“咱们全帮出动，探问帮主的下落，在当涂附近撞到一干雪山弟子，略使小计，便将他们都擒了来，禁在总舵，只可惜白万剑那厮机警了得，单单走了他一人。”

丁珣突然插口问道：“那个花万紫花姑娘呢？”贝海石笑道：“那是第一批在总舵擒住的，丁姑娘当时也在场，是不是？那次一共拿住了七个。”

范一飞等心下骇然，均想：“雪山派赫赫威名，不料在长乐帮手下遭此大败。”

贝海石又道：“我们向雪山派群弟子盘问帮主的下落，大家都说当晚帮主在土地庙自行离去，从此没再见过。大家得知帮主无恙，当时便放了心。现下这些雪山派弟子是杀是关，但凭帮主发落。”

石破天寻思：“爹爹、妈妈说，从前我确曾拜在雪山派门下学艺，这些雪山派弟子们算来都是我的师叔，怎么可以关着不放？当然更加不可杀害。”便道：“我们和雪山派之间有些误会，还是……化……”他想说一句成语，但新学不久，一时想不起来。

贝海石接口道：“化敌为友。”